

浮溪集

五

蘇子瞻
集
五
PDG

浮溪集卷十九

宋

汪藻

撰

記

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曷爲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風凌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惟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

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貳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爲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爲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平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物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苕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

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交也積之歲月庶
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
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胷中而爲吾浩然之寇
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
所擇哉苟明于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
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
于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目
子劉子所有也予曷爲記之曰子劉子之先君子予之
畏友也子劉子以爲先君子歿而予嘗聞其一二書其

言于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于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長短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烝嘗之奉也苟爲無以承之祀從而隳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

封也而教實行乎天下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
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旣不用而亂矣
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
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于今爲庶而夫子
之祀與天地相爲終始也夫子之沒千有餘年守文之
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爲不至然未有如
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
蠻夷戎狄之國莫不知吾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之
城東南隅經始于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

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
爲壘舍微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
復及于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
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刹圯于戎馬之餘纔幾日耳已
紛然相望于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
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
之命司教于此反熟視而不爲可愧也乃謀費于州人
會州豪及浮屠氏有以其贏來獻者于是鳩材庀工諏
日之良而郡丞韓中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其

事未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于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
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
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于是人以程公爲
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況出于干戈
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
臺榭門廡莫不爲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
曾之領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
及此耶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爲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
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

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穎士王曷以諸主之請來告
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爲敘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
乾元夫子之道與之竝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
尊與之竝久惟昔旬始彗于紫微簠簋棄道學門雉飛
坐令此邦祀不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灌莽列
爲飛薨京口之宅曲阿之城弦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
之城京口之宅偉矣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
興左江右山輸秀于此爲邦生材以篤王紀

靖州營造記

國家承六世積累之餘開拓土疆過成周廣輪之數于是極楚越之南陬皆列爲郡縣熙寧九年增築唐之城州爲渠陽軍建中靖國二年又移軍于渠陽江之西賜名靖州初夷人散居溪谷間各爲酋長及上版圖職方氏爲王氏與彼之山川壤比疆連犬牙相入也雖歲久聲教所覃去椎結之俗而飾冠巾轉侏離之音而通字畫奉官吏約束一如中州然此州實初郡新民庶事漫無紀律重以連遭饑饉之裁斗米千錢弄兵之民乘時搶攘五十年間凡六七作發卒擊之而後定爲民上者

救過不給聞于憂慮則趣辦目前而已遑暇及市朝道
巷門渠之制哉紹興十九年大梁劉侯臨是州營丘王
侯爲通守二侯今之材吏也相與戮力不鄙夷其民有
惠有威撫善良如赤子去姦慝如稂莠州人翕然信服
渠陽舊爲茭舍板屋雖官居帑庾亦然侯一新之聚材
瓦于塲募工于市又以三者非渠陽所出經營于數百
里之外其勤可謂至矣紹興己巳孟冬遂甃州之通衢
七百餘丈行者免于崎嶇沮洳之艱而望之繩直循之
砥平爲無窮之利咸欣然相告曰自有此州閱府守丞

不知其幾莫克爲之今一朝談笑而成非二侯之澤歟
且是役也不募年畢工其費出于二侯唱始之俸與四
方樂輸之金無秋毫及民集其事者進士陳大有僧世
遂祖能也嘗謂天下事無大小如不萌苟且之心鮮不
成者魯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
始至春秋稱其賢況分符竹爲州有社稷人民之寄師
旅之屯賓客之奉而通衢者憧憧往來之會肩摩轂擊
朝夕是由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乎故薛惠爲彭城令橋
梁郵亭不修兄宣知其不能陳道第不可行單襄公知

其必亡政之能否國之存亡皆于此而見則二侯經渠陽者其澤豈不遠哉後人求營造之因當有所稽攷蓋不可以不書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藻記

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

彭城鄭固道猷直承明而歸得爽塏于上饒龜峯之下種花蒔竹若將老焉以書謂余曰吾營吾居于此數年而成今欲名之曰寓屋子意以爲如何子爲我言其意余曰人生天地之間萬古在其前無窮居其後其與物

浮沈者不過百年之頃而百年之期又少有至者則雖
吾形骸之內皆謂之寓焉可也而況于屋乎吾嘗怪陶
淵明作歸去來託興超然莊騷不能過矣而卒章乃曰
寓形宇宙復幾時何淵明知之晚耶淵明旣爾而固道
又取之名其屋不幾更晚于淵明乎然謂是身爲蘧廬
者其誰不知而世獨稱淵明爲千載人者以淵明不但
知之而已也獨不見昔人有攀琅琊之柳泣然流涕者
乎有記平泉之草木而與子孫爲誓者乎是二人者雖
賢否不同然皆一世之豪而非智不足以知之者也一

爲物之所移而其愚遂至于如此人之度量豈不相遠
哉故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爲憂其旣歸也不
以松菊猶存爲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
來于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爲淵明而
爲吾固道之欣慕歟固道少以功名自喜爲人英偉笑
語軒然視世間小兒皆欲臥之百尺樓下今雖老矣借
不得坐籌帷幄如張子房猶當據鞍矍鑠爲馬伏波顧
卷藏豪氣于數畝之宮蕭散于茂林脩竹之下放懷于
詩酒之間了然知身外之物無秋毫可戀著者故隨其

遇樂之略無留客之意而其樂至于不可勝計非有得于淵明者能如是乎固道名望之族今爲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將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

聞天下在先生謂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雜榛蕪搜奇選勝自放于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臺榭曰愚溪而刻八愚詩于溪石之上其謂之鉅鉚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溯瀟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惟黃溪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